



感动心灵：
最受欢迎的微型小说名家名作

过过儿时之瘾

凌鼎年风情小说

秘密情节
藤刚情爱小说

女票

孙方友传奇小说

过过儿时之瘾
凌鼎年风情小说

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

谢志强魔幻小说

荡不起来的秋千

刘国芳哲理小说

我要是个女人多好

陈永林幽默小说

领导随意

秦德龙官场小说

故事不是假的

孙禾青春期小说



感动心灵：最受欢迎的微型小说名家名作

过过儿时 之瘾

——凌鼎年风情小说

凌鼎年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过儿时之瘾:凌鼎年风情小说 / 凌鼎年著. —石家庄:
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5

(感动心灵:最受欢迎的微型小说名家名作)

ISBN 7-80673-710-3

I. 过... II. 凌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2376 号

丛书名: 感动心灵: 最受欢迎的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系列

书 名: 过过儿时之瘾

——凌鼎年风情小说

著 者: 凌鼎年

策 划: 张采鑫 滕 刚

责任编辑: 刘斌武

特约编辑: 高长梅

美术编辑: 齐 慧

装帧设计: 红十月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童 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7 / 8 / 9

邮购热线: 0311-88643235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960 1/16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710-3 / I · 332

定 价: 23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辑 法眼

- (2)法眼
- (5)药膳大师
- (9)天下第一桩
- (13)斗草
- (17)斗茶
- (21)盆景王
- (25)荷香茶
- (29)古兰谱
- (31)蒋师爷
- (35)麻将老法师
- (38)狂士郑无极
- (41)高云翼造园
- (44)盼头
- (48)柏峥嵘与柳临风

第二辑 春云出岫

- (52)春云出岫
- (55)封侯图
- (58)鱼拓
- (61)扫晴娘
- (64)酒香草
- (66)书女魂



I

目

录



FENGQINGXIAOSHUO

第三辑 茉莉姑娘

- (70)憩园春秋
- (74)嘴刁
- (77)万卷楼主
- (80)进京
- (84)郭芳轶事
- (88)上官铁之死
- (90)书恨
- (92)茉莉姑娘
- (96)娄城两大姓
- (100)人瑞
- (103)藏书状元
- (105)带徒拜师
- (108)古黄杨

第四辑 蛇医世家

- (112)盲人夫妇
- (115)服装姚
- (117)杨美人
- (120)老瞎子
- (123)蛇医世家

第五辑
美的诱惑

- (128)求画者
- (131)洋媳妇
- (134)吃药
- (138)李趋时与赵泥古
- (141)天使儿
- (144)美的诱惑
- (146)过过儿时之瘾
- (149)废画
- (152)小昆仑石
- (155)满衣锦绣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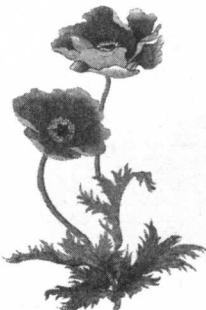
3

目
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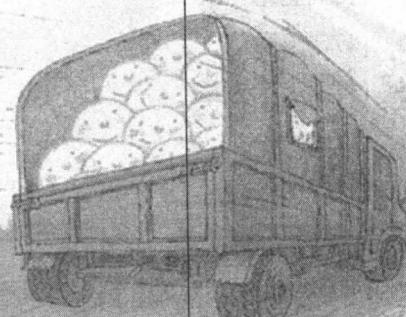
第六辑
依然馨香的桂花树

- (160)铁嘴林
- (163)依然馨香的桂花树
- (167)医术
- (170)玉雕门
- (173)大学士路
- (175)妙手
- (178)倒插门
- (180)阿麻虞达岭
- (183)彻悟
- (186)婚补



第七辑
菖蒲之死

- (189)血井
(194)收藏家沙里金
(197)拍卖行来了款爷
(200)姚和尚
(203)怪人言先生
(206)碎瓷片收藏家年千寿
(209)请请请,您请
(212)汉白玉三勿雕
(215)捡漏儿
(218)大彬壶
(221)菖蒲之死
(224)全羊宴



第一輯

法 眼



法 眼

老者关于斗彩莲花盖罐的一番话，使齐三元吃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近年，娄城的古玩市场开始热了起来。每到双休日，那文庙边上的古玩市场就摊连摊，人挤人了。

初秋的一天，来了一位外地口音的黑脸汉子，此人年纪约三十来岁，说城里人不像城里人，说乡下人不像乡下人，憨厚中带着点儿狡诈，精明中又透着几分死性，让人捉摸不透他。他摆出了宣德炉、墨盒、笔洗等几样古玩，开价都不算太高，很快就成交了，惟有一只斗彩莲花盖罐他开价 8.8 万，并咬死说一口价，不能还价，还价免谈。

齐三元是古玩市场上的大户，他认准了的东西，如落入了他人手中，他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。

齐三元这几年在古玩市场上，药已吃过多次，还在不断付学费，不过，看得多了，也多少练出了点儿眼力，几年来，也确确实实收进了不少好货，让收藏界同行眼馋得很呢。

齐三元那天一瞄到那斗彩莲花盖罐，眼就一亮，凭他目前对瓷器的鉴别能力，他一看那造型，那图案，那



3

过过儿时之瘾

色彩,应该是明成化年间的官窑产品,这可是好东西哪。如果说真是成化年间的官窑产品,8.8万元这价太便宜了。如此看来,这黑脸汉子是个嫩头,是个涩货。从他刚才出手的宣德炉、墨盒、笔洗等,其价位都只是半价到七八成价。齐三元估摸着,要么都是旧仿,要么真是不识货。要是碰上个不识货的,那合该我发财喽。

齐三元上前把那盖罐看了一下,底下“大明成化年制”六个字分两行竖排,字外有双圆圈套着,这可是标准的成化年间的落款。再看那莲花画得拙拙的,土土的,色彩有红有绿有蓝有黄,怎么看都有点儿俗,但齐三元知道,成化年间的斗彩瓷器就是这风格,与青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齐三元掂着分量,用手指弹着听响,看了外面看里面,看了顶盖看罐底,又用手摩挲了一阵。反复看了一阵后,齐三元有点儿吃不准了,说是吧,似乎釉色太新了,用手摸没有那种润的感觉,说不是吧,又太像真的了。

齐三元拿8.8万元出来是绝对拿得出的,但毕竟也不是个小数目,不能再吃药了。他想到了娄城古玩鉴赏家楚诗儒,他可是法眼呐。齐三元一个电话打过去,楚诗儒倒也上路,一听是成化年间的瓷器,立马就打的赶了过来。

楚诗儒也不说话,先用手在罐内罐外顺时针转动摸了一遍,又逆时针转动摸了一遍,然后取出一只特制的放大镜,仔仔细细看了一遍。看罢,他说:“瓷是好瓷,仿得很到位,必是高手所仿,能仿到这个程度,无论怎么说,也算是精品了,应该也值个一万两万的。但恕我直言,以我的手感而言,这罐的仿制时间不会超过十年。”楚诗儒怕齐三元不信,让他通过放大镜看,果然,那毛刺都还在呢。楚诗儒说:“明成化距今五百多年。五百多年啊,一件瓷器历经五百多年,怎么说也火气全消了,手感绝不应该有任何毛刺感,仅此一点,就足以证明这是赝品!”

楚诗儒在娄城古玩界的权威性是从没人怀疑的,他此话一出,谁还会去买这件假货呢。

齐三元连声说:“谢谢,谢谢,要不然我今天又要吃药了。”

黑脸汉子听楚诗儒这么一说,也萎了,自言自语说:“俺爹临终时告诉我,这是货真价实的成化瓷……”

他守着这盖罐整整一天,再没人来问津,眼见将收市了,黑脸汉子知

道没戏唱了，咬咬牙降到了4.8万。

这时，有位拄拐杖的老者踱进古玩市场，他转了一圈后，来到了黑脸汉子摊前。他告诉黑脸汉子他是专收藏成化瓷的，所以价也不还，爽爽气气地付了4.8万现钞，开开心心地走了。

齐三元想，冲头总是有，连这古稀年纪的老资格也看走眼，包不准回去后要悔得吐血。他忍不住上前对老者说：“老先生，这是赝品，你上当了。”

老者见齐三元一脸真诚，很热情地说：“走，喝茶去，边喝边聊。”

老者自始至终没说他姓啥名甚，以前是吃什么饭的，但老者关于斗彩莲花盖罐的一番话，使齐三元吃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老者说：“看来你也是古玩行当的票友，让你长长见识。这个罐绝对是真品，但为什么给人仿制的感觉呢，因为这是库货。”老者见齐三元一脸的惘然，知道他还不懂何为库货。就解释给他听。原来这盖罐是当时官窑烧制的，其中有一批瓷器被送到了报国寺，因为是皇帝的御赐，除了部分用掉，剩余部分就封存在了寺庙的地下室里，后来由于战乱的关系，地下室的秘密就鲜为人知了。一直到1966年“破四旧”，红卫兵扒庙时，才无意中发现了这地下室，结果就发现了好几箱没有拆封的瓷器，有瓷双耳三足香炉，僧帽壶，青花盆、碗，有斗彩瓶、罐等等，当时小将们乒乒乓乓一阵砸，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十毁八九。据说有人趁乱拿了几件回家。我是在收古董时无意中听当年参与过此事的红卫兵讲的，从此以后我一直在寻觅是否有库货遗存，没想到会在这儿发现，天意天意呐。

老者还说这只罐自1966年被从地下室取出后，从没用过，很可能放在箱子里，换句话说这罐五百多年来还第一次见阳光呢，所以依然像刚出窑的新货一样。

“如此说来，这铁定无疑是库货，是真家伙了？那该值多少？”齐三元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。

“好，看你也不是坏人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这件瓷器按目前行情，一千万应该是值的。”老者说时掩饰不住满脸的神采。

应该让楚诗儒来听听，应该让楚诗儒与老者见见面，对对话。但老者说：“免了免了。”

喝罢茶，老者飘然而去。

齐三元冲着老者的背影叹服道：“法眼，真正的法眼！”

药膳大师

戚梦萧略一凝神，提笔写下了“良厨犹如良医，诚药膳大师也”。

在娄城餐饮界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凡饭店开张的，你不请市里的头儿脑儿可以，不请场面上露脸的那些款爷富婆可以，但假如你不请戚梦萧光临，不请他说几句好听的，那我敢打赌，你这饭店的生意必好不到哪儿去。

为何？

难道说这戚梦萧比市长还市长，比书记还书记？

嗨，你还真的说对了一半，戚梦萧在餐饮界的知名度牛着呢，外号“美食家”。据说其祖父是清朝皇宫里的御厨，其父亲曾是上海国际饭店特聘掌厨，他本人呢，虽不是啥名厨，却整理出版过一本《娄城历代名菜谱》，还被《美食家》杂志特聘为刊物顾问。连省电视台摄像人员也专程到娄城为他拍摄《娄城美食家》的专题片。

由于他有如此知名度，娄城的那些老饕们自然十分注意他的动向，如果他不肯捧场的饭店，他们自然也就极少光临。如果戚梦萧在哪个饭桌上哪个场合说了

某某厨师,或某某菜味道不错,那必有不少人会慕名去尝一尝。影响最大的一招是戚梦萧闲来无事时还会写篇把千字文,或介绍一道传统名菜、或介绍一道特色名点,文中间或还会批评、表扬一两家饭店或起色了或滑坡了。这就使得戚梦萧的一言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娄城的餐饮界。因此,宾馆、饭店、酒家的老板谁不巴结他,只要他一到,“戚老,戚老”、“老法师”、“美食家”之称呼就不绝于耳,必上最好的菜,最靓的汤,让他品评,请他指点,惟恐怠慢了他,得罪了他。

却偏偏有不识相,不拎行情的。这不,刚开张的大学士街的“王记药膳菜馆”,竟没有请戚梦萧。

据知内情人透露,开张前有人提议不请谁都可以,戚梦萧是非请不可的,谁知菜馆的总经理王一脉竟然大言不惭地说: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。似乎对戚梦萧不屑一顾。

“王记药膳菜馆”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媒体的好奇,他们很想知道菜馆吸引顾客的绝招何在,就去采访了王一脉。

王一脉告诉记者:四百多年前李时珍来娄城拜访其先祖王世贞时,请王世贞为《本草纲目》写序,这本《本草纲目》在王世贞处一放就放了十年,直到1590年王世贞临死前才看完了全书,写出了序言。其实有一个细节外人不知,王世贞请人抄录了其中的药膳部分,共有400多个食疗医方呢,这个食疗医方成了他们王家的传家宝。现在传到了他手里,他正是根据这些食疗医方才开这片药膳菜馆的——哇,来头还不小呢,老记者们一个个顿时来了兴趣,要请王总经理详谈一下有关药膳知识。

谁知这一问问到了王一脉的脉上,他侃侃而谈起来,什么“虚者补之”、“实者泻之”、“寒者热之”、“热者寒之”;什么“肺宜辛,心宜甘,脾宜苦,肝宜酸,肾宜咸”;什么“春不食肝,夏不食心,秋不食肺,冬不食肾”……一套一套的,听得见多识广的老记者们也一愣一愣的。王一脉趁热打铁,邀请老记者们吃一顿便饭,尝一尝他的手艺,免得被人说“天桥的把式——光说不练”。

老记者们已被他说得口水都要滴出来了,都说:你不请我们吃,我们也不走了。

王一脉叫手下端来了玉米须炖龟、姜汁拌海螺、泥鳅钻豆腐、百合鲤



鱼、天冬炖鸡、陈皮扒鸭掌、杜仲腰花、荸荠狮子头、枸杞汁熏麻雀，素菜类有琥珀莲子、冬菇萝卜球、口蘑椒油小白菜、酿煎青椒、韭菜炒胡桃、葵花豆腐，还有竹荪芙蓉汤与茯苓烙饼小点心，最后上了芡实粉粥与山药粥各一盆。

吃得老记者们一个个都说：“味道好极了！”

王一脉呢在边上介绍如何选料、用料、配料，如何掌握刀法、器具、火候，如何做到形、色、香、味俱全，还一口气说了要“不偏不倚，不过不离，不韧不糜，不老不嫩，不坚不滑，不燥不寒，不涩不腻，不咸不淡，不艳不暗，不大不小，”听得老记者们个个目瞪口呆，其中一个专跑饮食线的老记者由衷地说道：你王总才是真正美食家，今天我们算是开了眼界，享了口福，饱了耳福。

第二天，市报上一篇《访药膳大师王一脉》的专访登了将近半版，还配发了照片。

电视台则播放了一则《别具一格的药膳菜》；电台则播了《真正的美食家王一脉访谈录》；网站则把“陈皮野兔肉”、“田七鸡杂炖鲫鱼”、“东坡童子甲鱼”、“绿豆汤西瓜盅”、“蟹黄鱼翅”、“当归枸杞鸡”、“壮阳乌龟汤”等多盆菜的照片也上了网。

这股宣传势头使得“王记药膳菜馆”一时名声大噪，食客盈门。

戚梦萧原本以为王记药膳菜馆早晚会请他的，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，他有点儿坐不住了。他是个吃遍娄城皆上宾的美食家，现在如此美食品尝不到，他浑身难受。从另一方面讲，他也实在想去实地看一看、品一品，到底是名大于实呢，还是实大于名，可他又实在不好意思自己跑上门去吃。总算有人看出了道道，请了戚梦萧去品尝药膳菜。

戚梦萧去之前，特地翻了唐代孟诜的《食疗本草》、南唐陈士良的《食性本草》、明代汪颖的《食物本草》等，以防到时出洋相。

无论怎么说，戚梦萧乃老吃客了，嘴早吃得极刁极刁，但当他品尝了百花色肚、香酥飞龙、柳蒸羊羔、蝴蝶海参、卤猴头菌、燕窝人参羹等药膳菜后，一语不发。席散后，他突然大喊道：“你们把老板叫出来！”

请客者蓦然一惊，怕戚梦萧说出些不得体的话来，忙说：“戚老，你今天喝多了，走吧，走吧。”

哪能想到戚梦萧坚持不肯走，非要见王一脉不可。

王一脉见是戚梦萧，忙说：“失敬失敬！”

戚梦萧也不客套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虚头话不说了，拿笔墨来！”

笔墨拿上来后，戚梦萧略一凝神，提笔写下了“良厨犹如良医，诚药膳大师也”。落上款后，他笔一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



天下第一桩

郑有樟一见那树桩，就惊呆了，天下竟有如此好东西。

在娄城书画界，郑有樟是个怪人，他不藏字画不藏玉，不喜瓷器不喜陶，他只对那些似石非石，似木非木的硅化石感兴趣，他家里有一块不规则圆型的石台，其实是一段古柏的树干，只是因为在数千万年的演变中，树干的某些成分被硅酸盐所置换，才逐渐变硬，成了这种介于木与石之间的硅化石。那树的年轮清晰可辨，叩之有金石声，抚之有清凉感。即便是小件，也沉甸甸的，决无轻浮之感。

因为郑有樟的爱好奇特，娄城又不出硅化石，所以郑有樟在娄城收藏界露面不多，也谈不上有多少知名度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郑有樟从一个藏友嘴里得知。翰林弄的阮大头最近从安徽收到了一件好东西，号称“天下第一桩”。

郑有樟对树桩没啥兴趣，也没往心上去。

藏友见他如此，故意说道：“宝贝呐，少说也有六七千年历史了，已半成化石了。”

这话像生了翅膀似的，一下飞进了郑有樟的耳朵。他一把攥住藏友之手说：“走，去看看，马上就去。”

阮大头在娄城收藏界是另一个怪人，只要他看中的，砸锅卖铁他也会收下来，所以古玩市场上谐他姓叫他冤大头，后来真名反无人叫了，其实阮大头的学费早付够了，如今他精明着呢。

郑有樟一见那树桩，就惊呆了，天下竟有如此好东西。但见那树桩高1.8米，宽1.6米，因为上千年被山泉湍流冲刷的缘故，那粗枝老根已被冲刷得百窍千灵，真可谓大洞套小洞，洞中有洞，有如天助般，借用了大自然这鬼斧神工的手艺，完成了一件透雕、深雕之作，真正是浑然天成，且在岁月变迁中，已有化石的性质了，但不像硅化石那样粗粝，可能是水流的作用，无论是大洞小洞，没一处不是温润滑溜，摸之手感极好。

郑有樟前看后看，左看右看，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观之，都赏心悦目，更难得的是这香樟木桩香气扑鼻，且香得柔和、高雅，郑有樟凝视着这天下第一桩，不言不语，也不离去。

阮大头已看出了郑有樟的偏爱心思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我收藏几十年，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藏品，今后就是我的镇宅之宝喽！”

郑有樟命中缺木，故在名字中以木弥补，取名有樟，偏偏自己藏品中有松硅化石、有桧硅化石、有银杏硅化石、有楠硅化石，就是没有樟硅化石。而今，这古桩化石出现在眼前，这不是缘又是什么？郑有樟下决心非把这天下第一桩搞到手不可。

他很诚意地对阮大头说：“君子本不夺人之爱，但我郑有樟既然命中注定有樟，岂能错过。您老成全我，割爱吧。你开个价，我郑有樟保证不会让您吃亏。”

阮大头一听，笑笑说：“想看，尽管看，想买，则免谈！再说就伤和气了。”

郑有樟就这样碰了个软钉子。

郑有樟不甘心，他实在太喜欢那天下第一桩了。以后的一段日子里，郑有樟吃饭想着这事，睡觉想着这事。想来想去被他想到了以物易物的主意。他打听到这阮大头搞收藏不在乎升值不升值，只在乎自己喜欢不